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六十一

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三十八

具部

誠齋集卷六十一

宋 楊萬里 撰

啓

答周監丞賀除寶謨閣直學士啓

伏以帝奉先猷新禹謨之天祿恩叨寓直登唐館之瀛洲  
繫乘成先生借月旦之評致吾黨小子進奎壘之職  
伏念某漁樵爭席雲月為家木柄長鑱劇同谷之山雪

桃花流水釣西塞之江風敢期尺一詔之頒誕寘十八  
人之列目昏青簡頭渾白以柰何身被綠蓑腰縱黃而  
不稱何修臻此揆厥所元茲蓋伏遇致政提舉監丞學  
詣三五之源文傳六一之統金口木舌駕所說以無前  
玉珮金琚著厥詞而愈偉親執杏壇之牛耳俯視槐宮  
之鼠肝獨無愛於游談喜推長於同輩老夫耄矣蒙暖  
律之一吹暮色蒼然忽秋草之更綠某屬者自歆惕焉  
擅辭紙落雲烟首辱一幅八行之牘聲詣韶濩更詒駢

四儷六之章迨及謝恩於公朝乃能答賦於齋閣今已  
後矣真魯人二國之臯何以報之媿平子四愁之詠

答本路陳漕送冬酒啓

伏以斗仰巖瞻望清風於天外陽生道長舒和氣於人  
寰慶先集於一臺福遂均於十部恭惟都運寶謨大卿  
文炳日星之紀學見天地之心雪山倚空方輝映孔鸞  
之集卿士惟月乃照臨軫翼之虛即乘七日來復之期  
徑造五花判事之處某密依陳榻未辨猷舟下乳酒於

青雲忽拜山瓶之賜寄魚書於白錦更詒烟村之詞推  
謝不莊頌言靡已

答本路陳運使送元正節酒啓

伏以寒盡春生轉光風於七始冰解漕下溢喜氣於一  
臺福以類升道隨陽長恭惟都運安撫寶謨大卿筆補  
造化紙落雲烟椒盤頌花又入杜陵之新句官梅動興  
更追何遜之高吟即上直於玉堂供履端之春帖某嚼  
冰松下釣雪溪頭幸獨有於二天乃不陰於元日遠勞

青州從事之嘉惠實獲我心愧無黃絹幼婦之好辭以  
拜君賜

與寧國府傅樞使啓

伏以辭奉上台之光今一終矣願在下風之悃夢多見  
之隔天關九虎之崇深覺漢水雙魚之疎濶或者未忘  
於未至不然敢逆於顏行恭惟判府大資樞使相公文  
冠唐朝之兩科家傳商相之一傳有草堂先生之烈茲  
老成典刑之尚存有司馬君實之風辭樞機周密而不

拜請迺翁之舊治慰故老之去思杭謝守之澄江乃賡  
淨練筆梅郎之疊嶂迂續絕絃即書名姓於金甌襲作  
鹽梅於玉鉉某生涯獨速行李笈筭千里同風悵想望  
於兩地一子從政喜獨有於二天敢丐恩斯而閔斯庶  
容饘是而粥是有陳懇款靡所終窮

賜衣帶謝陳勉之丞相啓

久製荷衣豈識宮衣之舊絢內分金帶反觀韋帶之酸  
寒未聞老退之遠臣與被匪頒之異數茲益伏遇大丞



相特進國公上扶天造下遂物宜發晏子之仁言前陳  
造膝廣周王之好賜施及病身某來日無多前途就窄  
潭潭相府想厭聞結草之諂辭喋喋晉夫竟莫報拔茅  
之恩紀

賜衣帶謝雷朝宗左司啟

孤雲無依方宿岩而翻月自天有賜爰錫帶以遺衣白  
發其端烏得無自茲益伏遇左司仁言乃玉咳唾成珠  
鄮侯論功允出鄂秋之建議琅邪就國率本田春之立

談感德何窮占詞已淺

賜衣帶謝戶部王少愚侍郎啟

孤雲無依方宿岩而翻月自天有賜爰錫帶以遺衣費  
大農金帛之所儲命有司出納而不吝茲益伏遇判部  
侍郎持心近厚博愛謂仁肯若叔孫之裂裳曰其褊矣  
端為武公而請服安且吉兮感德何窮占詞已淺

謝趙德老大資舉女壻陳丞京狀啟

伏以掛冠神武之門居然一紀望履翹材之館邈若九

霄于何冰氏子之寒欲動雪山佛之聽真持方寸之木  
輕撞萬石之鐘頃不自量乃竊有請偕以東床之下客  
控於北斗之鴻樞懇陳鵲繞之依仰祈鶚表之荐敢謂  
觀使大資相公其應如響有味其言既稱其稟不世之  
才又重以行有用之學使老僕當二語之寵敢云披襟  
豈後生蒙一字之褒可不避席而况揚清之公舉尤艱  
破白之首章惟元勲鉅德之相臣欣為之唱則使節州  
麾之執事和者爭先是一紙之春風兼五奏之秋實岱

宗造化難方化筆之穹崇渤澥波瀾莫測恩波之浩蕩  
感深次骨言不寫心

謝福帥何樞使許存陳丞啟

伏以卧疾清漳箭激一星之紀上書光範筵撞萬石之  
鐘頃不自量乃竊有請偕以東床之下客控於北斗之  
鴻樞倭陳鵲樹之依仰白鸚章之染敢謂判府安撫觀  
文樞使相公以袞衣繡裳之崇崛不忘貧賤之交以銀  
鈎玉唾之光華允荅迪忱之懇云存紙之罔缺許嗣歲

之兼收立談賜白璧之雙一諾重黃金之百屬子淵之  
頌蜀援建武以借恂朝徹九關夕頒一札即舊邦而因  
任布大冊之焜煌峻紫宸絕等之班示赤烏遄歸之信  
天其或者我有遇焉極知帥閫之需頭歲中不再亦聞  
秘殿之荐目囊底有三偶時制立限負之文至來年乃  
拜賜之日息壤在彼奚事荀庚之尋盟秉燭夜行猶恐  
靈均之先路倚俟瓊琚之報不勝犬馬之情

荅新廬陵陳宰啓

伏以廬陵壯縣非方六七十之小邦邑長邇年財僅數  
二三之佳政今衆口又談於明府舉萬人想望其仁賢  
恭惟判縣中大太丘德闕之聞孫碧落仙真之猶子管  
城泓楮初欲策勲二尺之檠玉樹芝蘭晚乃折腰五斗  
之米身中清而雪潔手奏職以風生諸公蜚荐鶚之五  
章九重遣割雞於百里河陽桃李已先春而作花武城  
弦歌不崇朝而偃草某漁樵爭席雲月為家忽驚剝剝  
啄啄之叩門更詒怪怪奇奇之妙牘暗投明月故應無

按劍之譏報之英瓊竟虛辱錯刀之贈翼翼之恫詹詹  
未央

謝太守胡平一斷盜葬墓啓

伏睹判府寺正台判以賊人羅十六發妻父故承事郎  
羅天文墓盜葬斷罪訖者發冢元惡服刑府廷當三人  
夜盜於墟墓之林其誰知者乃一日暴寃於神明之政  
此舉赫然昭黃泉之憤於九天噓白骨之枯而再肉從  
此衣冠之松檟安若泰山遂使椎埋之姦兇罔不落胆

兩族雨感恩之淚萬人歌掩骼之仁某嘉與外家同沐  
膏澤屬嬰瘡疾抱至痛者一暮仍苦痔風忽下血之數  
斗繭然垂死力趨趨而未能惕若占詞字敬傾而不恪  
其為悲感罔究鋪張

通吉州李守啓

恭審出綽西垣分符南服偉然人望久應置紫橐之班  
邈是江城乃復挂朱幡之轍自非重外何至煩公先庚  
一臨旁午相慶恭惟判府太中英名山重雅德川流夜



光之璧隋侯之珠焯為宗廟之寶徂徠之松新甫之柏  
自是棟梁之材小試合肥監貳之聲大振臨賀循良之  
政繫吾鄉佳山水之郡有先正分風月之堂召伯昔臨  
撫砌下甘棠之蔚若王戎幼戲歎道旁苦李之宛然故  
老喜東閣何郎之來太史占南斗文星之粲第恐促馳  
於名節庸或不俟於建牙某投老歸歟受廬幸甚紹興  
晚歲常拜老龐公之後塵淳熙初年又忝大馮君之前  
軀乃今得託於世契將獲大庇於老癯寸心載欣千諄

更寫

謝何樞使舉女壻陳丞改官啟

相門之老賓客手援坦腹之親幕府之舉賢才首剡需  
頭之奏望不及此幸而得之側聞十連之荐員止限一  
削於滿歲閩山人物有今日小朝廷之名樞極相臣負  
一世大宗師之望士經題品衆所聳瞻豈惟京秩之階  
梯已入化工之坯冶矧以廣文先生之親近每朝暮叩  
門而求之庸有藍田負丞之濶疎無左右先容之進者

初笑亡弓於楚國終為得鹿之鄭人遂登濟茲孰網維  
是茲蓋伏遇判府安撫觀文樞使相公道綜乾坤之蘊  
望隆社稷之臣周公之非驕吝篤故舊而無棄仲尼之  
本忠恕記久要而不忘尚憐諸父之門生同是貞元之  
朝士老而不死歸然獨存荐其東床詣於北闕獻蛇雀  
銜珠之語知所厭聞肩出處斷金之心永以為好過此  
以往未知所裁

賀李吉州小啓

恭惟練日唯良建牙有淑仁風義氣不減鼓琴之南薰  
天時人和更沛隨車之甘雨恭惟驩慶某受廬所部卧  
病空山騎竹而迎郭侯已落兒童之後扶杖而聽漢詔  
莫陪父老之班

羅氏定親啓

朱陳二姓繪嫁娶以成圖劉范兩家締昏姻而以世久  
矣古風之汨振俟乎吾黨以追還恭惟宣卿知丞學士  
尊伯翁令姪必隆主簿學士親家位長小娘子穉而惠

和有外氏之內則而萬里長男具位長孺房下長孫子  
具位泰伯學而強勉乃公家之彌甥十世可知繼好復  
從於今始兩端而竭菲儀仍守於舊規

誠齋集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三十九

集部

誠齋集卷六十二

宋 楊萬里 撰

書

上壽皇乞留張栻黜韓玉書

臣聞人主無職事進君子退小人此人主之職事也昔者舜之功亦多矣而傳獨以舉十六相去四凶為舜之大功魯平公非不賢矣而後世乃以信臧倉疑孟子為

平公之恨人主之職事豈復有大於進退賢否者乎恭  
惟皇帝陛下以治功之不振為大憂以國勢之不強為  
大恥比年以來選置宰相更易百官凡負天下之望稱  
士林之秀者陛下朝取一人夕取一人羅而致之朝廷  
之上山林之士幾無遺矣慶歷元祐之盛殆不過此詩  
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竊觀近日之一二事私憂陛  
下之變於初也臣竊見左司郎中張栻有文武之材有  
經濟之學蓋其父浚教養成就之者三十年以為陛下



一日之用陛下知之亦十年矣陛下試之亦屢更煩使  
矣置之都司處之講筵陛下亦駁駁用之矣天下方拭目而觀非觀朝廷也觀棧也積平生之學天下恐其負  
所學膺聖主之知天下恐其負所知而棧自立朝以來  
凜凜自奮其在都司有所不知知無不為其在講筵有  
所不言言無不盡天下不以為棧之賢而以為陛下之  
聖蓋身賢非賢而用賢者為明能言非難而聽言者為  
聖且如前日樞臣張說之除在廷之臣無一敢言獨棧

言之人皆以為成命之難回而陛下即為之改命是時  
天顏之喜聖語之褒行路之人皆能言之以為堯舜之  
舍已從人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兼而有之然一旦夜  
半出命逐之遠郡民言相驚以為朝廷之逐張栻是為  
張說報仇也臣以為不然陛下如惡其人必不聽其言  
陛下既聽其言必不惡其人然天下之人難以戶曉此  
意未必出於陛下而此謗獨歸於陛下此臣所以不勝  
其憤而為陛下一言也至於小人如韓玉者士論籍籍

謂其人狼子野心工於誕謾深於險賊當陛下厲恢復之志推豁達之度使功使過不疑不貳故如玉者亦偶得以備使令於前而玉小人不知聖恩之深陰懷兩端之志其大姦大惡之狀臺臣既言之矣臣獨聞之士大夫之間玉有書與知識云不勝秋風鱸魚之思識者聞之莫不寒心昔陳平背楚歸漢終為漢之用侯景背魏歸梁終不為梁之福今之待玉幸其有陳平之用而不察其有侯景之詐豈不危哉且臺諫者古之法官蓋天

子之耳目朝廷之紀綱也宰臣聞其有言則狼狽而出  
府大將聞其有言則奔走而釋兵非畏臺諫也畏國法  
也今臺臣之言王者至於七八矣而玉頑然坐曹不以  
為意是無國法也法存則國安法亡則國危他日萬一  
有姦雄焉其誰肯為陛下言之借使言之其誰畏之議  
者皆曰陛下逐一君子如彼其易而去一小人如此其  
難陛下何以得此聲哉此臣所以不勝其憤而為陛下  
一言之也大抵小人之言不可聽也救君子則小人必

以為黨排小人則小人必以為訐臣聞昔者孔戣之去  
韓愈上書留之唐帝不以為黨張湯之姦李息畏禍不  
言汲黯深以為責臣雖無汲黯之見責不敢不發韓玉  
之姦臣知陛下之不罪諫臣過於唐帝不敢不留張栻  
之去劉向曰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此漢成帝  
之為也陛下之聖必不為此但恐言之而利害不明諫  
之而忠誠不切不足以感動聖心爾臣願陛下沛然改  
命留其所當留去其所當去朝廷輕重在此一舉臣區

區獻忠

一作言

不勝萬死

上壽皇論天變地震書

五月二十四日朝奉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臣楊萬里謹齋沐裁書昧死百拜獻於皇帝陛下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也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為姦也大矣昔者賈誼陳治安之策有厝火積薪之喻此文帝最盛時也蘇洵獻審敵之策有弊船深淵之喻此仁宗最盛時也西漢之文帝本朝之仁宗何君也後世堯舜

之君也以後世堯舜之君而二子有積薪弊船之喻何也臣故曰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也今則不然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元魏擾於柔然之禍既而皆不驗或者曰彼將畏我或者曰彼不敢圖我使果畏我而不敢圖我乎道塗相傳繕汴京之城池開海州之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又收彼之海舟入彼之內地葺而新之

其意甚秘其禁甚嚴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為者耶今夫千金之家有巨盜焉日夜摩厲以圖行劫而奪之貨為千金之子者方且外戶不閉般樂飲酒處之以坦然夫有其備而處之以坦然可也無其備而處之以坦然可乎而說者以為畏我且不敢圖我也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一也或以為北人既歸可以為中國之賀臣以為中國之憂正在此也何也昔者金亮之南侵也空國而盡銳於一舉不知夫此敵乘其虛而奪



之國今此敵之北歸蓋創於金亮之空國而南侵也是  
彼將欲南之必固北之北之者何或者以身填撫其巢  
而以其雛與壻經營其南也而說者以為可以為中國  
賀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  
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不然有淮所以有  
江也淮苟無矣安得而有江哉吾果棄淮乎敵以兵居  
之居之而不去近則通秦之鹽利為彼所據將無以給  
吾之財用遠則吳蜀之形勢為彼所裂將無以通吾之

脈絡蓋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陽一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三也陛下近日之舉亦可觀矣如曰舉邊帥如曰舉都統其說是也其意未也何也今淮之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將使宰相擇之乎抑將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為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則不為之慮一則不自己出緩急敗事

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至於都統則令侍從  
勿以見任而必曰未顯者是求他日之將才而非求今  
日之將才也舉者得以塞今日之責受舉者得以逃今  
日之責是上下相與為媮而已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  
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  
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為北之計者尚收其海舟而  
繕治之至於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  
也或曰吾之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自紹興辛巳南北

之戰今幾年矣當時山東之功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焉而已當時之舟勝則勝矣今幾年矣素具之舟其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也易曰除戎器戒不虞聖人豈不知其擾哉夫固有大於擾者也而曰素具又曰憚於擾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五也大抵天下之事有緩急當周公相成王之時其急在於朝諸侯當宣王中興之時其急在於修武備當今之時陛下以為何

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  
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  
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  
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  
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  
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異相傳異  
時熒惑犯南斗邇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  
不曉天文未敢以為必然也至於王春正月日青無光

若有兩白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和氣播物復有雨雪殺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乃五月庚寅又有戊夜地震者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天變頻仍地震輦轂陛下豈得不信乎信之矣豈得不懼乎臣聞匡衡云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曷謂陽曰君也德也中國也君子也曷謂陰曰臣也兵刑

也外國也女謁近習也今也日而無光春而雪寒地而動搖其為陰之咎證也昭昭矣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謹按國史本朝宣和五年十月京師地震未幾有尼雅滿攻汴京之役紹興三年八月行在所地震未幾有金人攻淮甸之役宣和遇裁而恬不知懼我是以有靖康之禍光堯遭變而詔求直言我是以有韓世忠劉光世之捷此近事之驗也不必遠稽之上古也

今或者曰天變不足畏地震不足畏陛下胡不引宣和  
紹興之事而觀之乎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七  
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  
又旱一方有旱則民之流徙者相續道殣者相枕常平  
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不應靜而無事  
尚未知所以振之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仰以為資耶昔  
者漢之伐匈奴必實塞下之粟伐先零必糴湟中之穀  
今也倉廩府庫非徒無餘也且不足也而或者以為無



足慮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所謂貨者今之錢幣是也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近習閹官權貴將相皆盈室以藏之列屋以居之積而不洩滯而不流至於百姓三軍之用則惟破楮券爾一旦緩急破楮券可用乎當是之時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為寒心哉臣之大憂實在於此而或者曰楮券可以富國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九也臣聞善

為備者備兵不若備糧備糧不若備人古者立國必有  
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  
為不可謂謝安桓沖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矣  
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  
知也近時劉珙可用則蚤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  
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  
金人之所素知者又何人耶而或者謂今日文武之才  
皆有其人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

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而未聞某人如  
古之名相某人如古之名將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  
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  
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之能否必待大安危  
大勝負而後見焉見其成事幸矣萬一見其敗事悔何  
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溫之  
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玄於履屐之間無不當  
其任溫於蒲博不必得則不為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

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待用而後見哉  
而今之說者曰文武之才皆有其人人之有才用而後  
見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十也臣願陛下超然  
遠覽昭然遠悟勿矜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  
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為適然  
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為逆耳而體太宗  
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為細故而監漢唐季世  
致亂之由勿以外國仇讐之包藏為無他而懲宣政晚

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  
以東西二府而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蕭  
何所竒勿以文武兩塗而殊其轍勿使賂宦官而得旄  
節如唐大厯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  
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  
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為無虞  
勿以大江為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  
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專精備敵之策平居無

事常若敵至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戎心詩云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若曰陰雨既至而  
後徹桑土則伊尹周公孫武穰苴亦不能為矣雖然天  
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如臣前之所陳者皆枝葉而已  
所謂本根臣請誦之臣嘗讀三國志見杜恕上疏於魏  
明帝臣以為深有當於人心者如曰陛下憂勞萬幾或  
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又曰今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  
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知以陛下為不問也又曰每

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耶吾當自憂爾又曰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恕之意蓋謂人主不可以自用而人臣之不忠者幸於人主之自用人臣不可以不任責而人臣之無能者患於已之任責細故小物而人主自用人臣不任責若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憂今日之事將無類此臣聞之易曰乾為君乾之道何道也代有終者坤也行火山澤雷風之用者六子也乾何為哉

君道亦然故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自堯舜至於文武罔不行此道自六經至於語孟罔不講此言惟漢之晁錯以為不然爾其說曰人主不可以不知術數夫以孝景恭儉之資去成康不能以寸然德減於孝文變生於七國錯實誤之也陛下舍已如舜從諫如湯毋我如孔子無可無不可如漢高帝而太平未致中興未開夷狄寇讐若未有以備之者得無有如晁錯者惑聖聽而誤聖心者乎傳曰水木有本源陛下聖學



高明惟思其所以本源者臣昧死上愚言惟陛下財擇  
臣一介小臣不勝愚忠冒犯天威罪在不赦臣無任惶  
懼戰慄之至臣萬里昧死百拜

早暎應詔上疏

淳熙丁未七月十三日上

臣伏准今月八日尚書省劄子七月七日三省同奉聖  
旨政事不修早暎為虐可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  
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無有所隱臣仰惟聖主在  
上德政溥博和氣昭格頻年告豐迺五月以來上天不

雨聖心焦然不遑朝夕親御法駕禱於羣望至惻怛也而亢陽為戾時雨未應誕布明詔疇咨在廷臣職在宰掾列在卿監無以報國惟有盡言然臣久不聞聖世求言之詔而驟當聖主下詢之勤竊喜憂民之意足以轉災而為祥又竊嘆求言之詔無乃似遲而猶隘也早及兩月然後求言不曰遲乎上自侍從下止館職不曰隘乎臣請為陛下厯言致旱之由然後請講備旱之策臣聞天地之氣與人之氣貫通而為一者也是氣也常通

而不隔則為豐穰為治安一有隔而不通則為水旱為  
危亂今歲之所以旱者何也是必有隔而不通者也易  
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記曰天氣下降地  
氣上騰皆言天地之氣相為升降然後相為貫通也今  
也陽亢於上而不下濟陰伏於下而不上行是必有戾  
氣隔於其間也然則孰為戾氣斯民嘆息之聲此至微  
也而足以聞於皇天斯民愁恨之念此至隱也而足以  
達於上帝此戾氣之所從生而天地之氣所從隔也愛

民如陛下憂民如陛下而安得愁恨嘆息之事哉蓋上澤不下流下情不上通而已矣何謂上澤之不下流上有薄賦斂之君而民不受其實惠上有省刑罰之君而民不被其深仁此臣所謂上澤之不下流也何謂下情之不上通陛下之耳目內寄之於臺諫而臺諫之情有所不盡達外寄之於監司而監司之情有所不盡聞此臣所謂下情之不上通也臣請先言民不受實惠之說陛下之於民田租之課所蠲者不知其幾酒稅之課所

蠲者不知其幾茶鹽之課所蠲者不知其幾可謂上有  
薄賦斂之君矣然民之不受實惠者何也下之人有以  
隔之也陛下蠲之版曹督之監司督之州縣督之則是  
蠲之者言也督之者意也蠲之者名也督之者實也言  
不掩意實不蓋名是罔民也或曰此經常之費也不可  
得而蠲也若曰經常之費不可得而蠲乎真宗之世常  
因蠲民之賦而出內藏之錢以賜三司以代所蠲矣大  
臣何不舉此故事以聞於陛下也或曰人主愛民人臣

愛官故蠲之者未幾而督之者愈峻也且陛下之愛民  
令之則必行禁之則必止人臣安得以愛官之故而隔  
陛下及民之惠也或曰沈寔之為秀州蓋嘗以獻羨餘  
而進自此而得樞密矣錢良臣之為總領蓋嘗以巧聚  
斂而進自此而至參政矣上之人設大官以誘之故下  
之聚斂者奔而趨之臣竊以為不然陛下之用二臣或  
以其寸長或以其一能也豈以其獻羨餘巧聚斂而用  
之哉雖然詩不云乎人之多言亦可畏也願陛下謹其

用人之端而勿啓其愛官之源庶乎斯民蒙陛下之實惠也臣故曰上有薄賦斂之君而下不受其實惠者此也臣請次言民不被深仁之說陛下邇者御殿慮囚多從末減非不欽恤又推之於京畿輔郡罔不末減非不欽恤又推之於天下郡縣罔不末減非不欽恤可謂上有省刑罰之君矣然民之不被其深仁者何也或曰京畿縣令之獄非有訟也邇者興之也左帑監官之獄亦非有訟也邇者興之也淮商鄭需之獄亦非有訟也中

人興之也且夫京畿縣令之官信有罪矣恕之不可也  
左帑監臨之官信有罪矣恕之不可也然下無吏民之  
訟上無官長之劾而邏者興之則不可也天下之事惟  
公可以服人惟正可以治人所謂邏者豈盡公正乎哉  
周之監謗秦之偶語其端甚微其禍甚大皆此曹為之  
也宜其人之不服也至於鄭需之獄其有罪無罪臣不  
得而知也但聞其發於中人鄧曉之請人已知不服矣  
幸而陛下付之於淮西之監司方有問者鞠之果以無



罪告陛下赫然震怒貶鄧瓌之秩此齊威王烹左右者之舉也人已大服矣今又有貴戚近習曰鄭興裔者為淮西之帥再欲實鄭雱之罪以快中人之憤以結中人之援詔下再鞠中外凜凜也邇日復聞鄭雱者詣登聞而乞付廷尉矣此蓋恃陛下之明而自歸於君父然今之所謂廷尉者其如張釋之乎其如徐有功乎其能不諂附中人而昭洗無罪乎中外凜凜也漢黨錮之獄唐甘露之禍皆此曹為之也可不杜其漸乎臣故曰上有

省刑罰之君而下不被其深仁者此也臣請復言臺諫之情有不盡達之說臣竊見臺臣蔣繼周言及軍中鞭死二婦之事其一軍婦也其一民婦也既而又聞繼周以言事失實求罷所職使其果以軍婦為民婦是失實也然臺諫言事許以風聞此祖宗之法所以防姦雄隱伏不測之變也既曰風聞則豈能事事盡實也哉今也以言一事失實而遽罷臺職萬一他日有意外不測之姦欲言則無其迹不言則養其患而臺諫之臣懲於失

實之罪是豈可不為寒心哉且言一軍婦而失實其罪  
微矣未至於罷職也罪不至於罷職而遽罷之中外相  
顧或曰繼周以觸天威而罷也或曰繼周以言近習而  
罷也或曰繼周以擊權貴而罷也是三說者初無是事  
也而天下不可以戶曉也無是事而有是說皆非所以  
章陛下之聖德而適以損聖德非所以重天朝之國體  
而適以傷國體陛下受其名繼周受其榮也繼周受其  
榮亦繼周受其屈也陛下豈得而知之乎臣故曰臺臣

為陛下之耳目而臺臣之情有不盡達者此也臣請復  
言監司之情有不盡聞之說臣竊見浙東監司朱熹以  
言台州守臣唐仲友而畀祠祿至今六年朝廷藐然不  
省亦廢然不用天下屈之或曰熹之經學上祖孔孟下  
師程顥程頤舉而用之必有可觀臣未論也或曰熹之  
才氣大用之則應變小用之則撥煩置之散地深有可  
惜臣亦未論也臣獨怪熹以監司而劾郡守郡守廢而  
不用監司亦廢而不用以郡守為是乎猶當伸監司以

養其直也不當廢監司也以監司為是乎則當廢郡守  
矣今也熹與仲友兩廢而兩不用臣不知此為賞耶為  
罰耶使仲友而無罪仲友何不請詣廷尉以辨之使熹  
而舉按之不實朝廷何不聲熹之罪以罰之何直為此  
憤憤也況於細民之冤而求白乎臣故曰監司為陛下  
之耳目而監司之情有不盡聞者此也由前之二說而  
推之則上澤之不下流者非一端由後之二說而推之  
則下情之不上通者非一事亦姑舉臣之所知者而已

抑又有可言者臣聞能節用而後能愛人能不傷財而後能不害民故韓昭侯愛一敝袴以待有功非愛敝袴也一絲一縷皆自寒女出也小民絲粟十百之逋官捕而笞之繫之鞭血流地陛下不得而見也號呼徹天陛下不得而聞也然則財之在官者豈可妄用哉如往歲之雪寒如邇日之火災陛下皆發帑廩以賜軍民誰不悅服者至於史浩之賜金至以千計焉夏侯恪之賜錢以買宅至以萬計焉塗之人皆曰此民之膏血也是二

人者何功而得此也弱者嫉焉强者憤焉此亦召戾氣之一端也臣聞聖人擇狂夫之言且狂夫者喪心無知之人也其言果何足取而聖人擇焉者將以來天下之嘉言也側聞講筵讀貞觀政要至於太宗之導諫而悅從陛下慕焉讀陸贄奏議至於德宗恥屈於正論陛下譏焉人誰不恃陛下之好諫而爭為狂言者然自近年以來如賈偉以妄言兵將而貶自此外之小臣相戒而不敢言事矣許知新以妄引指揮而黜自此內之羣臣

相戒而不敢言事矣是二事者必不出於陛下之意也而中外大惑也此亦召戾氣之一端也雖然臣前所言者皆非其大者也臣聞洪範之五事其一曰貌曰恭又曰恭作肅又曰曰肅時雨若蓋恭肅者謙而不自盈卑而不自高之謂也即易之天道下濟記之天氣下降之理也是以為時雨之證故堯之聖不過於允恭舜之聖不過於溫恭商之中宗享國七十五年而猶嚴恭以自度衛之武公享壽百年而猶作抑之詩以自儆皆肅時



雨若之理也陛下有睿聖不世之資無聲色盤游之過而又春秋寢高享國愈久閱天下之義理愈多威德外洽而無疆場之虞政教內修而有屢豐之應是以大臣仰其清光而莫望敢於將順而不敢於匡救臺諫知其無過之可指事於晤言而無事於拂辭是陛下有舍已從人之聖而羣臣無禹皋予違汝弼之忠臣恐陛下忽心之易生而驕心之易至也何以望肅時雨若之連應哉今日之旱天意或者以是儆陛下之心而進陛下之

德乎成湯遇旱而禱不在於以身為犧而在於六事自責之一語宣王遇旱而懼不在於靡神不舉而在於側身修行之一事臣之此言聞者以為甚迂而知之者以為甚大也惟陛下毋忽惟陛下毋忽至於備旱之急務則臣復有四說焉曰寬州縣曰核積藏曰信勸分之賞曰賞掾荒之官所謂寬州縣者非寬州縣也所以寬吾民也朝廷近時有拘催之官者是代版曹而行督責之政也此已非朝廷之體矣古者錢穀之問不至廟堂而

陳平亦曰陛下問錢穀當責治粟內史蓋古之治粟內史即今之版曹也版曹有司也有司峻急則朝廷或解而寬之朝廷所以統有司也有司急矣朝廷復自急焉何以解有司之急哉是上下俱行急政也民何堪焉況當旱歲而督逋益急州縣將何出哉出於旱荒之民而已臣謂版曹逋欠之多如湖秀之類因此大旱而蠲之以非常之恩可乎拘催所逋欠之數皆有名無實無可催理之物亦因此大旱而蠲之以非常之恩可乎所謂

核積藏者常平之粟是也今天下常平之粟不許他用其法至重也然有至重之法而無不用之實何也州縣窮空軍人待哺不幸而省倉無粟則不得不支常平之粟矣故常平之粟往往徒有其數耳今核之者核其盈虛多寡而朝廷預為來歲揀荒之備不至於臨時而無所措手足也所謂信勸分之賞者朝廷非無賞格也常患於不信而已如淳熙十一年吉州之旱守臣趙師璠設賞以募富民有鍾其姓者出粟萬斛以輸之官州縣

聞之朝廷至今無一級之爵今江西又告旱矣來歲富民之粟肯從官司之勸分乎此可慮也所謂賞赅荒之官者如乾道江西之旱賞小官者四人如淳熙浙西之旱併賞常平使者擢而登朝之類是也是四說者陛下皆嘗行之矣而臣重及之者所以望陛下之力行也雖然備旱之四說抑末矣請循其本臣一介小臣蒙陛下不鄙夷其愚陋而垂清問焉臣空臆盡言不知忌諱席藁私室以待天誅干冒天威罪當萬死臣無任惶懼屏

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上壽皇論東宮參決書

十一月初七日朝請郎新除秘書少監兼太子侍讀臣  
楊萬里謹齋沐裁書昧死百拜獻於皇帝陛下臣伏見  
陛下自宅憂以來聖情摧傷至意惻怛五十而慕同於  
大舜七日不飲過於曾子仗衛所過憔悴形於玉色涕  
淚被於天顏臣民瞻之無不感泣莫能仰視自三代以  
來一人而已漢唐以降未之有也及伏讀今月三日詔

書令皇太子參決庶務此尤足以見聖心盡孝之篤執喪之專天下之大不足以解憂先王之禮不足以奪情也然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今太上升遐之初內有大喪外有強敵人情遑遑未有所定而又出此非常之舉詔下之日國人大驚中外相顧訛言繁興不可禁止此治亂安危之機也臣請為陛下極言之臣伏思詔書有參決庶務之語所謂庶務者何務也非禮樂征伐之政福威玉食之權乎是政也是權也可以出於一而不可出

於二者也出於一則治則安則存出於二則亂則危則  
亡蓋政出於一則天下之心聽於一出於二則天下之  
心聽於二傳曰國不堪貳又曰民無二王今陛下在上  
而又置參決無乃國有貳乎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  
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必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  
之黨必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必起讒間之言起  
則父子之隙必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  
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旁觀之魏太武命其太子



晃監國而自將於外既而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而二國遂大亂故夫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也非令典也或曰貞觀嘗行之矣臣以為亦非令典也監國不過旬日而太子承乾卒以罪廢非承乾之罪也太宗陷之也豈有臣子而可使之攝行天子之事乎或曰天禧嘗行之矣臣以為此亦非美事也蓋丁謂王欽若幸真宗之近醫藥而羣小自相貴也自相賜也宰臣皆兼東宮之保傅而賜白金者人五千兩下至

三軍莫不有賜以取悅天下之情當時若非寇準王曾  
幾生大變今國有大喪其費不貲而詔書又援天禧故  
事以示之小人無知己人人有望賜之心矣陛下空國  
而悅之日亦不足矣故夫監國之事古之盛時無有也  
本朝之盛時亦無有也豈可創見於聖世為後世藉口  
乎或曰聖主欲行三年之喪故舉行監國之典今不行  
監國之典是使聖主不行三年之喪乎臣謂此俗儒之  
論也臣聞有天子之孝有士庶人之孝孔子曰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此天子之孝也傳曰天子之大孝莫若安社稷是亦夫子之意也又況古者一代之治各有一代之家法夏不法堯舜而法禹書曰皇祖有訓是也周不法禹湯而法文王詩曰儀刑文王是也若夫本朝之治亦自有家法矣宮中行三年之喪而外朝聽天下之政此列聖之家法也徽宗顯仁之喪自有紹興之制此光堯之家法也今議者不使陛下循列聖之規蹈光堯之行以合孔子所謂天子之孝而顧欲使陛下與曾閔匹

夫校一行之高立一節之善是非俗儒之論乎昔英宗久不出國人遑遑大臣請車駕一出祈禱於是見者大悅國情乃安今陛下欲徇俗儒之論守匹夫之節而下參決之詔國人已遑遑矣臣願陛下遠鑒古人國貳之禍近念光堯王業之艱沛然從羣臣御殿之請而親法宮之事幡然從太子力辭之請而寢參決之詔則可以安國人可以示外國祖宗及光堯付託之業可以有泰山之安陛下及太子父子之親可以無纖芥之疑矣古

人所謂轉敗為功轉危為安於此在矣惟陛下深圖之  
臣一介小臣預國大議自知言出於口戮及於身然使  
臣殺一身以利國家臣之願也使臣言不用而安危有  
不可測則臣雖生何益臣冒犯天威罪在不赦臣謹席  
藁以待臣無任惶懼戰慄之至不備臣萬里昧死百拜  
駁配饗不當疏

三月二十日朝奉大夫守秘書少監兼太子侍讀臣楊  
萬里謹齋沐裁書百拜獻於皇帝陛下臣聞之王通曰

議其盡天下之心乎蓋堯之衢室舜之摠章周有卿士  
庶民之謀漢有博士廷臣之議此皆王通之所謂議也  
既曰議矣則君之所可臣必有所否卿士之所從庶民  
必有所違君人者酌其議而擇之擇其善而從之然後  
下無不盡之心上無不善之舉今者議臣建配饗功臣  
之議則不然曰欺曰專曰私而已先之以本朝之故事  
惟翰苑得以發其議抑不思列聖之廟有九而廟之有  
配饗者八發配饗之議者非一而出於翰苑者止於三

且如罷王安石之配饗神廟則司勳員外郎趙鼎之言也請以韓忠彥配饗徽廟則刑部尚書胡交修及中書舍人樓炤等之議也豈盡出於翰苑哉今舉其三以自例不顧其餘之不然非欺乎申之以聖諭之所及惟一已得以定其議非專乎終之以止令侍從數人之附其議使廷臣皆不得以預其議非私乎是說一行自今以往一議之出必欲有可而無否必欲以一人之口而杜千萬人之口也何以盡天下之心乎有可而無否其弊

必至於以水濟水之喻以一人之口而杜千萬人之口  
其弊必至於指鹿為馬之姦臣之所憂不特一配饗之  
議而已恭惟陛下秉大公廓至明如天之清如水之止  
無偏如周武母我如仲尼必不徇議臣一己之私說而  
盡違天下之公議也臣惟恃此敢陳其愚惟陛下垂聽  
焉臣伏見故太師忠獻魏國公張浚身兼文武之全才  
心傳聖賢之絕學遭遇先皇聖神武文憲孝皇帝擢任  
不次出將入相而浚捐軀許國忠孝之節動天地而貫



日月武夫悍卒孺子婦人裔夷絕域聞其名者皆翕然  
歸仰中興以來一人而已臣嘗論其槩以為耆德卓行  
忠諫嘉謀動為人師言為世則者固不可勝舉也而其  
尤大焯著者社稷之功者五建炎之間逆臣苗傅劉正  
彥之變先皇忍恥為書赦之四方驚惑然莫有敢誦言  
討之者惟浚興平江之師內則倡率韓世忠張俊以為  
之用外則結約呂頤浩劉光世以為之助不崇朝而建  
復辟之勲首復辟者誰歟浚也此其有社稷之大功者

一也紹興之間浚初拜右相未遑他議首上封章請建  
儲詞入謝之日繼以面陳而先皇嘉納雖先皇選建之  
公宗社靈長之福上天眷顧之命厯數有歸在於陛下  
然發此議者紹興五年八月十五日也發大議者誰歟  
浚也此其有社稷之大功者二也先是大將范瓊來赴  
行在挾其兵衆居然悖傲不復有人臣之禮肆然邀求  
且乞貸苗劉之黨浚召瓊至都堂數其罪狀縛置廷尉  
論抵之死而優撫其軍從容指麾釋兵聽命分隸他將

無敢譁者然後國法以正紀綱以張強臣悍將始知有  
朝廷之尊立國之基實肇於此立國基者誰歟浚也此  
其有社稷之大功者三也浚之守蜀備禦既固金至輒  
敗去尼雅滿病篤召諸將謂曰吾自入中國未有敢嬰  
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敵我在猶不敢取蜀爾曹宜息  
此意姑務自保而已烏珠出而怒曰是謂我不能耶尼  
雅滿死烏珠來寇浚令吳玠吳玠大破之俘獲萬計烏  
珠僅以身免髡鬚鬚而遁自金入中原其敗衄未嘗

有此也我是以有和尚原之捷金自是不敢窺蜀矣浚之出蜀而歸也復薦吳玠等九人將帥之才後皆獲其用至今朝廷無西顧之憂全蜀安而後中國安安蜀者誰歟浚也此其有社稷之大功者四也浚之貶福州也劉麟乘此引烏珠之兵數路入寇先皇即日召浚浚亦即日就道既至江上烏珠聞之曰聞張樞密貶嶺外何以得復在此未幾宵遁先皇之幸建康也劉猺挾敵衆來攻時相臣趙鼎樞密折彥實皆欲退淮上之師為保

江之計浚力爭以為收兵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  
與敵共矣先皇決策從浚我是以有藕塘之捷自此兩  
淮始可定矣兩淮定而後中國定定淮者誰歟浚也此  
其有社稷之大功者五也蓋浚之用心以堯舜致君之  
道為已任以春秋復讐之義為已責以文武境土未復  
之業為已憂其論諫本仁義似陸贄其薦進人才似鄧  
禹其奮不顧身敢任大事似寇準其志在滅賊死而後  
已似諸葛亮孟子曰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浚有焉。今先皇行且祔廟，方議配饗之臣，非有社稷之大功者，其誰實宜之？臣謂有社稷之大功，宜配饗於新廟者，莫如浚也。且陛下賜浚諡忠獻，制辭有曰：「慮國忘家，曰忠獻可替否。」曰獻又曰：「若趙普、平定、四方、若韓琦、弼亮四世，雖成功之不一，要易地以皆然。」訓詞具存，昭若日星。蓋普則配饗太祖之廟，琦亦配饗英宗之廷。陛下以此比浚，則今日配饗新廟者，舍浚而誰哉？而議臣懷私故，欲黜浚而不錄，以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公議

甚憤而不平也且議臣以復辟之功為重乎浚倡之呂  
頤浩和之張浚韓世忠稟而行之今錄其同功者三人  
而黜其元功者一人可乎且議臣以建儲之功為重乎  
趙鼎言之浚亦言之今錄其一黜其一可乎至於固長  
淮以保江守全蜀以保吳楚則浚一人而已矣此又非  
諸將所敢望者臣故曰配饗新廟者舍浚而誰哉或謂  
浚嘗為隆興之相矣非沒於紹興之年也臣以為不然  
趙普嘗相太宗矣而配饗太祖之廟韓琦曾公亮嘗相

神宗矣而配饗英宗之廷然則浚之宜配新廟又何疑  
焉昔唐以苗晉卿配肅宗而遺裴冕蘇氏駁之當時竟  
行其說裴冕得以復收臣雖學術淺陋竊有志焉又況  
議元和配饗之臣則令尚書省御史臺四品以上兩省  
五品以上同議焉議會昌配食之禮則出於宗正少卿  
李從易所奏焉豈翰苑之臣所得而專哉蓋專則有弊  
衆則無私故也臣願陛下遵中興之典酌李唐之制斷  
自聖衷照破私議以臣所駁之章詢之大臣下之禮官



博士令與臺諫兩省侍從及在廷之臣雜議其事如蘇軾論配饗必都省集議者而陛下擇其中錄元勲於既黜釋公議於既鬱可以伸屈抑可以決壅蔽可以盡天下之心可以為忠義之勸一舉而衆美具誠非小補冒瀆天聽無任惶懼屏營之至不備臣萬里昧死百拜

貼黃

奏為議臣挾私論新廟配饗功臣獨黜張浚不合公議乞如蘇軾論配饗事謂祖宗所不敢專必命都省

集議如有可采乞賜睿覽付外施行伏候勅旨

上皇帝留劉光祖書

臣昨被命覆考殿試進士鎖宿半月不知近事至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唱名蒙恩賜告少休私室忽聞殿中侍御史劉光祖除太府少卿又聞光祖即欲出國門上章丐祠奉聖旨不允有以見光祖不負陛下之知又見陛下眷留光祖之勤也臣頃守筠州恭遇陛下龍飛九五之初日夜翹首跂足仰觀陛下維新之政責已愛民尊

賢納諫勤學問遠聲色斥近佞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  
之上矣惟一二執法言責之臣孤陛下之器使往往假  
彈擊之權以濟修怨之私意文姦邪之說以排異己之  
正士識者歎息四方何觀臣是時蒙陛下收召臣于大  
義豈宜俟駕而行世路孔艱又欲自崖而返辭不獲命  
進退徊徨積憂薰心鬚鬢盡白既蒙賜對再置周行黽  
勉就列愧無補報邇者陛下赫然震怒斥退一二之臺  
諫親擢光祖為副端而光祖忠氣奮發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陛下虛懷嘉納言無不聽聽無不行在廷相賀以  
為公道之昭明太平之濟登也而今一光祖之遷外議  
籍籍或謂光祖以言事犯天威或謂論權倖除授未蒙  
施行臣以為聖明在上必無此事及見不允光祖丐祠  
之請益知聖主之可恃而外議之未然也昔何武之去  
鮑宣留之而復召孔戣之去韓愈留之而不從臣與光  
祖初無一日之雅今茲偶然同朝竊慕二臣為國留賢  
之義願陛下無詒唐帝失賢之悔倘聖意幡然遂行其

言而復光祖言職固足以大慰中外之望若其未也亦當畧行其說使近倖不至輕視陛下耳目之官朝廷益尊而光祖亦藉以可留實天下幸甚臣謹昧死以聞

上皇太子書

某伏讀今月三日詔書令殿下參決庶務此主上聖孝之至哀痛之極無聊不平之深而為此舉出此言也然詔書一下國人大驚蓋太上升遐之初外有大敵內有大喪天下遑遑人情靡寧而復見此非常可駭之事安

得而不驚而況殿下驟承君父甚異之詔亦安得不驚乎某聞國不堪貳君不可以代置在易之乾九四一爻先儒以為此太子之位也九四之位近君位也位近者其勢逼勢逼者其道危故聖人戒之曰或躍在淵无咎或之者疑之也疑之者未可以躍之謂也未可以躍故宜在淵淵之為言靜也靜則無咎動則咎矣今殿下於此必有以處之矣必不忍怵於君父哀痛之辭迫於君父威命之重而奉承之不暇也不然是國有貳而君可

代匱也豈九四在淵之義哉天下之職皆可共理惟人主之職非可共理之物也何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惟其無二王故合萬姓百官而宗一人今聖主在上而復有監國無乃近於二王乎於此使萬姓百官宗一人乎宗二人乎自古及今未有天下之心宗父子二人而不危者蓋宗乎二人則向背之心生向背生則彼此之黨立黨立則讒間之言必起父子之隙必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能復全此古今之大憂也主上之聖殿下之

賢必無是也然古人已往之事有不可不慮者殿下獨不見魏太武太子晃父子之事乎其初亦曰監國也既而父子之隙開其禍有不忍言者某侍講堂讀通鑑至此嘗慨嘆反復為殿下言之矣夫魏太武以自將出師在外而置監國於內猶有說也然其禍尚如此今而置監國此何說哉且詞臣代言引貞觀天禧之故事皆非美事也殿下何不令宮吏檢貞觀之事為何事天禧之時為何時而熟觀之乎嘗觀古人一履危機悔之何及



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乎其願殿下三辭  
五辭十辭百辭而必不居也如此則可以安殿下之子  
職可以增殿下之仁孝上可以解天顏之戚下可以慰  
天下之望實宗社之福生民之福主上及殿下父子萬  
世無疆之福也昔者子從父之命孔子不以為孝非欲  
其不從父命也蓋從其所可從而不從其所不可從也  
惟殿下不謀於人勿惑於多言勿迫於君父之威命斷  
然決之於心而力行之其不勝惶懼懇切願望之至

誠齋集卷六十二

謹案卷六十二第九頁前五行尼雅滿舊作粘罕  
今改後倣此 三十一頁前六行烏珠舊作兀  
术今改後倣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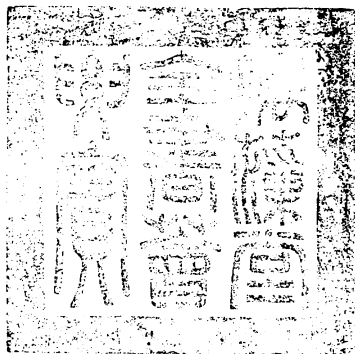


謹案卷六十二第二頁前七行蓋身賢非賢按身  
一本作自

第十三頁前一行每有軍事詔書原本書訛事据  
別本改

第二十一頁後七行商之中宗享國七十五年原  
本五訛九据尚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 墉

謄錄貢生臣張 健

謄錄監生臣吳 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六十三

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四十

集部

誠齋集卷六十三

宋 楊萬里 撰

上張子韶書

某嘗言之士窮於窮亦通於窮達於達亦病於達且夫  
爵三公祿萬鍾達矣謂道必待達而後達則公孫之相  
徒足為其曲學阿世之資飯糗茹草曲肱飲水窮矣謂

道必以窮而遂窮則顏氏之巷乃適借之以心齋坐忘之地嗟夫吾然後知富貴者中人之膏肓而貧賤者君子之穀粟歟昔者孔孟嘗稱如有用我而舍我其誰歟豈嘗矯情而不願於達哉蓋其用也意乃在於東周其不舍也意乃在於平治天下爾此孔孟之不忍獨樂其樂而欲以天下樂其樂也若其所以真樂者豈用不用舍不舍之謂耶自常人觀之忠恕之味固不足以療不糝之飢仁義之悅心亦豈足以蘇轍環之疲也哉然非

不糝非轍環非伐木非削迹非自衛反魯非退自齊梁  
則吾之真樂猶為未遂其極不然重圍之中胡為援琴  
而歌其出畫也初無不悅之色此其心果何所屬而其  
樂果將安寄耶故曰吾得之於桑落之下又曰我豈若  
處畎畝之中此聖賢之意也厥今天下之士何病哉志  
欲澤物而忘其我道欲被乎天下而曾不用其一身皆  
曰達則行之而惜乎吾之窮也幸而達矣叩之則空空  
無有矣蓋前日之惜窮所以為今日之無有也歟某也

生乎今之世而慕乎古之樂獨嘗歎中庸一貫之妙致  
知格物之學此聖賢授受之秘而六經流出之源子思  
不識堯舜而以是識堯舜孟子不見孔子而以是見孔  
子聖賢之所以內而正心誠意外而開物成務不待富  
貴而欣不因貧賤而悲者也蓋有志焉而其學莫之傳  
其盟莫之主也竊聞淞江之西有君子焉異時策多士  
之先居廟廷之上人皆賀其達而曾不以為達一旦置  
之於蠻徼投之以寵辱人皆惜其窮而不以為窮居約

置散者且將二十年矣而聞其貌夷然無自失之色其  
氣盎然無不平之憤方且日泳洙泗登杏壇而入由也  
未入之室在回也所在之寢啓中庸大學之管籥而決  
論語孟子之淵泉渺渺焉若仲尼居而參侍若與回言  
而終日也此其心必有至樂乎其中而不可以聲臭窺  
測者某也願揜履攝齊以躬洒掃應對之役求聞所以  
好之樂之之旨屢矣而未之得此來天誘其衷莞庫於  
此而適遇從者之至是以蹢躅焉自進於函丈而竊有

請也夫語道於非其人不智語人以非其道不仁先生  
必不其然

上張丞相書

時公尚  
謝客

某始讀論語見夫子厄於向魑而言曰天生德於予又  
曰知我者其天乎則欣然賀吾夫子雖困於人而遇於  
天至讀孟子則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又曰吾之不遇  
魯侯天也則又為之感然以悲曰天何不仁夫天下之  
生而未欲平治亦何憎夫孟子而故使之不遇哉孟子

之不遇於人可也抑不遇於天乎殆不然也聖賢君子之所以為聖賢君子者惟安於天故極於天極於天故遇於天何謂安曰數何謂極曰理數固非天之私也天且不能違也吾烏乎而不安若夫理者天之至也而非天之獨也吾同乎天也盡吾之理以極天之理亦奚而不能孟子之不遇者天也數也夫子之見知於天者天也理也以孔孟而終身匹夫也果遇也歟哉匹夫而安焉安而極焉以匹夫而為聖賢君子焉彼之困此之亨

果不遇也歟哉安斯極極斯遇矣先生早年而起遠方  
宰天下定王室開中興功亦不細矣何其遇也功高而  
忌至道大而嫉生訾先生者無罪擠先生者無禁又何  
其不遇也人乎天乎理乎數乎然其未遇而有遇既遇  
而復不遇先生初不之知而惟斯道之知斯道何道也  
誠也中也公也天之理也孔孟之道也先生潛而得之  
也發而為忠孝溢而為功名先生且不自知也而何遇  
不遇之知安於數而極於理人違而天通先生於此不



既遇矣乎噫先生之過於天先生之過也非天下之過也雷風之啓金滕其天下之過乎夫金滕之啓閉何關乎先生之痛痒而關乎天下之憂樂民之欲天之從昔既然矣古於厚而今於薄天其然哉某也與天下同仰先生之道而未得與天下同瞻先生之容作吏以來而及門者四三焉入其庭而起敬焉想其風而起愛焉雖未得見如見之矣如見且然況親見乎天其或者使小子得與斯道則必有得見之日使天下得福於斯道則

亦必有啓金滕之日雖然豈先生意哉小子意也天下意也天意也先生試靜聽而深察之不宜

見陳應求樞密書

士之見王公貴人而曰我無求者信乎無求則不見矣雖然有求則當無所不見而士或有所見有所不見何也孟子之見梁見齊不知者真以為有求也及觀其答不見諸侯之問則其不見者亦不加少矣孟子而果有求也其又奚擇其也以小吏而登樞密之門其誰曰無

求哉夫所急乎求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今日之王公  
貴人其能利人者何數也而某也無足迹於彼之家而  
獨求於此之門某之求之也不可謂不小異矣故某也  
私竊自信以為有所不見而後可以有所見自樞密之  
召也天下皆曰此吾陳公也其不以竊爵位而來及其  
至也國人皆曰無能識之此吾小子都督也樞密其必  
有以得此也此某之所以見也且夫負天下之望而當  
天下之愛者紫巖一老而已耳今天下之人不見紫巖

而其愛樞密也與紫巖不異樞密其必有以得此也此  
某之所以見也某也紫巖門下之士也思紫巖而不見  
見紫巖之所與者則如見紫巖焉而況天下之愛如此  
也哉此某之所以見也然某之至都下旬日六徬徨躑  
躑而來前以詳觀樞密之施則又有以信天下之愛者  
古之人蓋有當天下之愛而虛其愛者矣是故不難於  
得天下之愛而難於信其愛信之為難者何也後不渝  
於其前而實無所不逮於其名也樞密之相其君亦近

爾而能不動聲色不驚觀聽不觸威怒不泄機括不崇朝而清羣小何其神哉古之君子之於小人也蓋皆有意焉未除其人先危其身未就其功先迎其凶若此者紛如也蕭太傅劉更生之徒今猶不忘其憫而樞密之舉竒偉如此何其神哉此真有以信天下之愛也此某之所以見也雖然君子於此賀與憂相倚伏唐憲宗蓋嘗出吐突承璀矣然欲相李絳則出承璀欲召承璀則罷絳則是出之者召之所倚也相之者罷之所伏也蓋

憲宗之任絳也得非有所未堅其出承瓘也亦必有所未厭使諸君子有以消其君之未堅之心而生其既厭之心則元和季年之哀又何自而來今日之事樞密亦嘗憂之乎憂之矣亦嘗有以處之乎某也著書五十篇極言當世之病而無所悅於時之耳目欲有獻於上貧未能也友人廣漢子張子曰陳公不可不投以副某是以來如樞密之門雖不見欠一士亦豈不能收一士樞密之用某與否則非某也樞密也命也天也不宣

與陳應求左相書

某悚恐頓首再拜伏以仲冬之月恭惟僕射樞使平章  
相公首運化鈞一陶品彙大忠天助鈞候動止萬福相  
門玉嫵受祉增增某侍老母待戍期帶經擊壤得以自  
樂而忘其貧且賤者有吾相以置天下於樂國之賜也  
山間幽獨晚聞郵音得城中親舊書乃知相公膺受典  
冊躋登左席恭惟驩慶某自憐疎遠無迹於百寮班賀  
之列惟有賤啓之一敬而今以為禮則已後矣然猶哦

數語者不敢廢禮故也仰乞省覽某頃侍坐於東閣親聞金玉之音謂聖上之英明漢宣帝唐太宗不足道也是時相公雖在兩地然尚居第五天下之事有欲為而不得為者不在其位固不論也蓋有在其位而不得為者矣言而莫或忌之動而莫或制之鮮乎哉相公之在頃者是矣天下皆曰陳公惟無相相之則國無餘事民無遺恨矣今日之事相公猶可諉曰吾欲為而不可耶有君如聖上有相如我公如虞公而曰天下難治者否



也雖然取守異執則作息異機曰天下易治者亦否也  
高帝之威施之秦項則伸施之冒頓則屈以取為守也  
光武之勇遇尋邑則彰遇匈奴則晦不以作為息也是  
二君者其利病何如哉然猶未難也惟守而取者為至  
難蓋以吾之無取彼之有者取也以吾之有守吾之有  
者守也以吾之有取彼之有者守而取也天下莫易於  
以無而取有莫難於以有而取有何則以無取有者無  
所顧以有取有者有所惜也以有所惜之資而欲為無

所顧之舉此諸葛恪之所以弊孫氏而王元謨之所以  
挑佛狸也是故守而取者非遇天下之大機其法不可  
動今日之事願相公為其所可為而不為其所不可為  
則天下幸甚未再見所禱愛此不貲之身以畢天下之  
能事不勝大願

與左相陳應求書

某悚恐頓首再拜僕射樞使平章相公即辰閏夏勤雨  
恭惟總領衆職尹正天下天助上公鈞候動止萬福相

門蘭玉之眷疇祉某受職為邑之初偶未抵罪以辱知  
已蓋素教者入之堅也每念山林枯槁之身登門在人  
後而受知在人先至於手攜其三十篇之書薦之於今  
右相虞公欲相與言之於上而立之朝此意之淺深厚  
薄何如也事之濟否尚足校哉故其心之於門下雖未  
拜賜過於拜賜矣然違離三年而每歲無一書以修敬  
者遠與貧實為之也抑相公之所以知某與某之所以  
事相公者在茲乎不在茲乎以是不自疑亦不自畏非

不疑不畏也其所以當疑且當畏者有大於此也倏而合忽而離四而喜三而怒是之可畏爾使其有此人雖不疑豈不自疑吾雖不畏人豈不畏今之事人者吾見其初而已矣如某區區之守正不願得相公之悅於今日者也相公之於此心察否也雖然見不數者愛不篤隔不久者忘不亟某之去門下無見之數而有隔之久其何能使相公有其愛而無其忘哉雖其心不自畏亦不得不疑矣近此得簽判鄭君僑書云昔韓退之鬱不

得逞蓋時相相知耳今左右揆之知足下以國士亦足以撥置其窮愁此皆鄭君語也以其客之語可以知其主人之意也用此又不復自疑某塞責於茲者朞月矣半生病於為邑既已為之亦無甚病焉借曰不熟於刀筆猶將不悖於仁義借曰無以利其民猶將不蠹於其民蓋今之為邑者能吏不病之書生病之然不病者必有受其病者矣病之者必有受其不病者矣可與知者道也且用有小大道無小大士大夫之言曰小官不

足以行吾道也某始亦惑之今則釋矣并不食則泥才  
不試則腐某昔者之空言烏知其非四十九之非歟哉  
故其身雖棄於荒山野水之外而其心不自知其折腰  
之為卑且辱也東閣之中名士如林皆羞蓬萊而薄閭  
風者使聞此語豈不大笑之然蜩與鸞鳩之視鵬鵬亦  
各笑其笑也仰惟相公之達觀必有以趨乎子莊子者  
其於門下之士大論小言固將一視也知己之前狂率  
如此死罪死罪未見所願二相同心不疑不忌不躁不

折以共濟登宋氏之中興不宣

見虞彬甫樞密書

某聞之天下之情必有憂有憂必有所在不在民則在君不在君則在相天下有事無一人出而任之者當是之時其憂在君歟民歟雖然天下之所甚憂者而君子以為不足憂何者無一人任此事安知果無一人任此事者至於有一人焉出而任之而不堪不堪而不能憂此真可憂者也蓋君既相吾身而任此事則吾君

不復憂矣天下之民舉其憂以歸之君君舉其憂以諉之相至於相則復諉者故夫天下之憂至於相之身而止矣不去矣憂不去於吾身而吾乃趯然欲自寧於憂之外嗟夫殆哉昔者白公之役楚子高之入也楚之人或曰恐傷君若之何不胄或曰國人望君如望歲若之何胄欲子高之胄者愛之者也欲子高之不胄者亦愛之也子高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蓋子高者楚之命也無子高是無楚也憂其不胄而至於傷雖然斯言也



既見子高者之言也見子高者一人而未見子高者千萬人千萬人未見則有千萬人之憂國人欲解此憂而皇皇焉不知所付子高而胄也國人何從而識也國人無從而識則憂無從而解子高何修而得此於民哉無乃任之而能堪故歟無乃堪之而能憂故歟任之而能堪堪之而能憂楚無事矣今之天下其可為耶其不可為耶聞之曰孟賁之手無重負倉公之鄉無沈痼何則天下之事自有能之者也獨患能者不得為為者不能

耳異時敵酋乘我積安不戰之後卒然而臨長江天下之憂何如也樞密與紫巖張公今副樞陳公起而麾之天下之不憂何如也然則任之而能堪堪之而能憂不在樞密而誰耶自樞密之歸蜀也國之人西其首者幾何時矣至於屢召而未至也不特天下之憂吾君亦憂之矣三數日以來竊怪國之人何其喜也問之則曰吾相虞公既至云耳非喜也喜其憂之解也非喜其憂之解也喜樞密之來果足以付此憂也某也遠方書生未

嘗有足迹於王公貴人之門非敢倨也重於從也有從則無改矣可不重乎自至都下獨一見副樞陳公天幸又逢樞密之至私竊自喜將得其從也且陳公曰吾將言子於虞公某之所以來也某有書三十篇極陳天下之事而不知時之所諱欲有獻於其上而未能某貧故也敬納其副於東閣當今之世不惟士求宰相宰相實求士古者不相求而相值者有矣兩相求而不相值者有矣某之此來也樞密不謂之去不敢去不謂之留不

敢留將惟樞密之所以命不宣

與虞彬甫右相書

某恐悚頓首再拜伏以仲冬之月恭惟僕射樞使平章  
相公進顯國秉天人太和神之相之鈞候動止萬福相  
門玉眷弗祿滋至某侍親讀書待次於寂寞之濱仰依  
廣廈之萬間豈不知幸頃者側聞遄歸廟堂蓋嘗奏記  
黃閣計已徹聞矣今茲敬審播告大庭延登右輔恭惟  
懽慶某謹綴牋啓一通申賀仰乞省覽某門下之士也

相公高大深博者某不得而窺測也竊觀忠義忼慨之  
氣恢廓兼容之度說者謂有寇平叔范希文張紫巖之  
風然人同而公異者茲不在於天乎哉今日之事相公  
以為天乎人乎當其無人歸譏於人及其有人未必有  
功又將何譏焉有得乎人無得乎天君子謂之躁古之  
人有為之者孔明是也有得乎人有得乎天君子謂之  
遇古之人有為之者謝安劉裕是也天不違乎人人實  
違乎天君子以為媿古之人有為之者亦謝安劉裕是

也漢氏之人晉氏之天二者相求而不相值相避而不相待是可歎也今以聖天子英明願治之資得相公與陳公而為之佐某之所謂得乎人者未有盛於今日者也夫復何嘆焉雖然先乎人則為漢後乎天則為晉為漢者無功為晉者無業人與天並功與業偕是以難也敢以告門下未占參拜東望戀戀所願愛身以及其君愛君以及其社稷不勝心禱

與虞彬甫右相書

某悚恐頓首再拜僕射樞使平章相公鈞坐即辰夏閏  
當暑恭惟首出百辟獨運一化相維天只鈞候動止萬  
福相門襲吉某捐棄之迹侍親攜孥以抵官下者朞月  
矣偶未遂其去繫仲尼之覆幬是賴竊念某地寒而能  
薄意廣而事左其身之所操者皆非時之所售而時之  
所售者又非身之所操半生挈挈無所於逢雖逢亦何  
所就自分老死於茂林修竹之間山鹿野麋之羣而頃  
者一見之初便辱待以國士別去三年疇昔之遇謂相

公忘之矣而近此里中羅主管某之歸又辱寄金玉之音然則區區之姓名相公猶未忘也幸甚過望某之至奉新其始不民事之憂而催科之憂非不民事之憂也民事不外理曉也非催科之憂也民財不可以仁免也既不可以仁而免又不可以威而取於是立之期而示之信罷逮捕息笞箠去囚繫寬為之約而薄為之收行之一月民無違者某嘗見今之言辦事者以為恩信不如才力書生不如健吏非以身試之烏敢以意疑之哉



世之師申商者為是言固也師孔孟而不為是言者幾希矣所謂陽尊懷王為義帝而實不用其命者歟非相公不可以言此言也某之言又有狂於此者相公能聽之否某之里中有富人焉其田之以頃計者萬焉其貨之以舟計者千焉其所富者不以已為之而已以人為之也他日或說之曰子知所以居其富矣未知所以運其富也子之田萬頃而田之入者歲五千主貨千舟而舟之入者歲五百主則子之利不全於子而分於客也

富人者於是盡取其田與舟而自耕且自商焉不三年而貧何昔之分而富今之全而貧哉其入者昔廣而今隘其出者昔省而今費也今夫天下之理豈有盡廢於人而並為於身哉則亦以人易人以容易客而已矣近此復修發運之官何以異此小言可以大喻相公毋忽天下之福也相公能不恕敵使之悖而不能不恕祝穰之責此其所以賢於天下也某是以言之而不懼未見君子怒如調饑敬賦是詩以聞焉不宣

上虞彬甫丞相書

某雖愚不肖頗知擇其所從未嘗輕以一武詣人未嘗  
妄以一身許人丁亥之春一見相公見其慨然有英霸  
之畧慨然能兼容天下之士於是自喜以為得其所從  
矣既而相公當國盡起山林枯槁之士置之朝列將以  
共成中興太平之功此千載一時也而某實在焉每思  
所以報知己非不感憤激切欲效其萬分也而因仍至  
今竟未有一言上補廟堂之末議方欲投劾而歸甚不

樂也今者竊見張栻驟逐而韓玉堅留此朝廷黜陟之  
大者也門下可以一言乎說者謂栻之議論與丞相議  
論間有異同某以為不然昔者晏子謂齊景公曰梁丘  
據非和也同也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子思謂衛君曰自  
今以始君之行事將日非矣君出一言羣臣贊以為善  
者如出一口然則古者廟堂之上議論之間固貴於可  
否之相濟而不以異同為相忤也孰謂相公之賢肯以  
小異為忤而以逐賢為快哉某知相公之必不然也是

以栳前此樞廷之議有以召近習之怨日浸月潤以至  
於此爾雖然相公於此亦不得以辭其責蓋其實出於  
近習而其名歸於相公也以爲出於近習歟何前日之  
抗章而諫行言聽也以爲不出於相公之意歟何以有  
議論異同之謗也大抵君子若不足樂也久而有味小  
人若可喜也終必受其禍今韓玉以可喜而留張栳以  
不足樂而逐不特朝廷之憂也亦門下之憂也昔王介  
甫之於呂惠卿初喜其順已卒逢其賣已溫公之於東

坡初欲逐其役法之異議卒能容其異議相公於此二者將奚擇焉狂言之罪相公察之則以為忠相公不察則以為罪恕之斥之俯伏俟命

與虞宣撫書

某惶恐頓首再拜某官鈞坐屬者茸纛啓行百官送於都門之外復言攙前旁者捷出以見面爭先為勤某也僅得一覩鈞顏而已方未至祖帳別語離思勃乎排肺肝而上浮也既而一語不得吐作惡之懷又甚於未

至祖帳之先人事好乖莫苦於離合尤莫苦於有語而  
不得吐不見期月已不勝其思久則當如之何即辰冬  
日晏溫恭惟袞繡勞勩山川悠遠天助大忠鉤候動止  
萬福恩閔相憐受祉方增某侍老母仕養如初惟是空  
餐無補而免於大譴大訶者皆恩紀所覆護也某重自  
惟念山林枯槁之人何曾作朝蹟之夢身行天下恤恤  
乎無所於歸受知者我丞相先生張魏公陳丞相而已  
知己之稀豈不信乎稀哉知之者三人而用之者一人

而已知己之稀而不愈稀乎哉丞相之高深博大者與造物同道與百聖同學某不得而稱也不惟無得而稱也亦無得而探也至如憂國如憂家好士如好色雖叔孫武叔復生不能以其口而勝天下之口也天下之口可勝而天下之心不可欺天下之心可欺叔孫武叔之心不可欺也是紛紛者其如予何且完顏之役微先生起而麾之雖武叔輩亦有吾其俘馘之嘆矣古者思其人則愛木愛其人則及烏今也稱其功而掩其人被其



人而忘其自此殊不可解也至如一旦歸志浩然視去  
相位若脫屣若遺蛻是紛紛者又何以云哉可付一笑  
也抑聞盛名難全雋功不數公瑾赤壁之後不聞再赤  
壁也初度淝水之後不聞再淝水也不然由基之百發  
百中未免觀者有一發不中之規矣先生之西也登之  
亞保授之節鉞或者以為先生榮不知其棄相位且如  
脫屣遺蛻而獨榮此哉出祁山封函谷或影響不求不  
爭於民而民知遜不求不貪於民而民知廉何為其然

也某也嘗竊有嘆以為天下之不治至今日亦極矣不  
極不復物之理也不復者不於其政於其人有一人焉  
獨為天下之所不為而不為天下之所為則天下之治  
如指其掌參政者豈非某之所謂其人者耶世皆浮我  
獨靜世皆刻我獨仁世皆汙我獨潔天下亦曰我公古  
之君子也不為天下所利之事不曰不為天下之所為  
耶力為天下所難之行不曰獨為天下之所不為耶賈  
子曰使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惜乎賈子

之不見參政也某也得與參政同時而得見賈子之所  
不得見樂哉某之見參政也今日之來既以為賈子惜  
又以為某賀又以為天下賀惟參政不虛其所以賀也

誠齋集卷六十三